



在没有疫苗的时代, 中医竟然是这样免疫的

文 / 掌历

我国较早的免疫医学免疫实践, 是对狂犬病的防治。这种病的危害, 古人很早就认识了, 在《春秋·襄公十七年》中记载: 公元556年, “十一月甲午, 国人逐瘦(zhi, 疯狗)狗”。可见当时对狂犬病的预防主要是通过逐打病犬以消除病源。

葛洪《肘后备急方》载“疗狂犬咬人方, 乃杀所咬犬, 取脑敷之, 后不复发。”其后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崔之梯在《纂要方》、王焘在《外台秘要》里都有类似记载, 可见古人运用此类方法治疗狂犬病行之有效, 并长期流传。

这种方法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疫苗雏形。

后来, 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疫苗, 而巴斯德发明狂犬疫苗的方法竟然与《肘后备急方》所说的方法(“杀所咬犬, 取脑敷之, 后不复发”)极其相似,

巴斯德将含有病原的狂犬病的延髓提取液多次注射兔子后, 再将这些减毒的液体注射狗, 以后狗就能抵抗正常强度的狂犬病毒的侵袭。相比之下, 巴斯德的发明要比《肘后备急方》晚将近1500年。

我国古人在免疫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在天花预防上。在《痘疹定论》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代真宗时的宰相王旦, 生了几个孩子都因患上天花而夭折, 后来好不容易老来得子, 十分宝贝这个孩子, 非常担心这个孩子也怕也步入前面几个孩子的后尘, 染上天花离他而去, 所以遍访名医, 寻找能够帮他孩子预防的天花的方法。

最终在四川峨眉山寻得一位在民间声望很高的医生, 这个神医在一个药瓶里取出一点药粉涂在孩子的鼻腔里, 7天后这个孩子开始发热出痘, 等到第12天, 痘全部结痂, 发

烧也好了。

出过天花而能活下来的孩子终身不会再染上天花了, 等于上了保险, 因为天花而痛失过好几个孩子的丞相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看到经历过天花考验而存活下来的儿子, 他喜极而泣, 对这个神医给予厚谢。这就是中国接种天花最早的记载, 可以看出, 我国远在十世纪就采用种痘的方式预防天花。

到了明代, 接种天花的逐渐增多, 尤其是安徽某些地区(宁国府太平县), 这个地域的达到最多,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一些作品, 都有种痘的记录, 比如程从周《茂先医案》、周晖《金陵琐事剩录》中都有记载。

1681年(清·康熙20年), 有一位叫朱纯嘏(古)的中医正式把这项技术介绍给国家, 染过天花却幸存下来的康熙皇帝深知天花的危害, 他力排众议, 颁诏下令在全国推

行种痘技术, 使得这一技术在全国广泛流传, 预防了天花大爆发。

经过数百年的临床实践和经验总结, “种痘”这一技术也不断发展和改进, 接种方式由起初将天花患者的疱浆染到接种者的衣服上, 到后来将患者痘痂阴干成细末, 用水调湿, 将棉花蘸着塞入接种者的鼻腔内。随着实践经验的总结, 疫苗也不断改进, 最先用患者身上的疱浆又称“生苗”, 后来用经过几次接种后痘痂制作的安全性更高的熟苗, 并且有合理的解释“火毒汰尽, 精气独存”, 即现代所说的“灭火减毒”。

后来随着中西方交流增加, 种痘术渐渐传到日本、俄国、欧美等国家, 英国琴纳在人痘的基础上, 发明了安全性更高一级的牛痘, 为人类战胜天花病毒做出了重大贡献。

朝露轻啜之小学堂

文 / 李剑波

石头冲唯一的高等学府, 石头冲小学, 坐落在两个小山包间似连非连的一片台地上。小学堂东南坡下, 是石头冲的最高权力机构——村委会与大会堂两幢连襟面南的伟岸建筑。这一片宝地, 是整个石头冲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一片建筑, 也是石头冲唯一一片红砖黛瓦的建筑, 闪耀在群山的掩映与木屋的簇拥中。天安门与人民大会堂怎么庄严不晓得, 但石头冲的人们晓得村委会与村大会堂是天底下除了天安门与人民大会堂之外第二庄严肃穆的所在。

石头冲因为地僻人稀, 小学适龄的孩子, 拢共不过三十来个, 小学堂因此亦仅有两个——本村的——编外的——代课老师。外头的人, 是极不愿意来这穷乡僻壤当穷酸教书匠的。一、二年级合成一个班, 三、四年级合成一个班, 全校两个班, 升入五年级的学生, 就要转到邻村的富泉小学, 或者干脆转到镇上的小学——每天披星而起戴月而归, 去做走读生跑通校了。另有一个幼儿班, 作为小学堂的附属。幼师是本村的莲香,

莲香是本村最漂亮的姑娘, 娉婷袅娜, 能歌善舞, 比如今专业幼儿园的幼师来, 一点不差。记得那时, 她教我用水杯从搪瓷盆里舀水喝, 盆里的水将阳光反射到木墙上, 团团光斑一漾一漾, 充满光明的场景, 令我记忆犹新。

负责教一、二年级的刘老师, 是我小时一起上山冒险下溪摸鱼玩得最好的小伙伴——娃娃的母亲。刘老师个矮, 精瘦, 声音却很响亮, 她的严厉令学生们敬畏, 却很让家长放心。学生们都惧怕刘老师手里的那条竹篾块, 篾块的妙用, 在于既可作为教鞭指示黑板上的文字, 又可指向调皮捣蛋的学生们, 令他们凛然忆起手心的钻痛。多年后, 学生们忆起的, 却是篾块后面刘老师的责任心, 农村的孩子, 读书求学是唯一的出路, 老师严格教育的背后, 正是家长殷切期盼的目光, 更是这群孩子走向山外广阔世界的底气与信心。

负责教三、四年级的, 是有着一个大红鼻子的云儒老师。云儒老师与我父亲同年, 又是从小相好的玩伴与同学, 因此我叫他

作同年爷, 但在学校还是跟其他学生一样, 毕恭毕敬的叫他朱老师。更多的大人们, 都叫他云儒老师。

云儒老师的红鼻子, 据说因嗜酒而得, 绯红透亮, 可堪与关公的红脸相媲美。这鼻子的红, 闻名遐迩, 遂成显著标识。甚至十余里外的镇上, 人们聊到云儒老师, 若有不识者, 旁人稍以红鼻子相提示, 闻者莫不恍然大悟: 哦, 哦, 就是石头冲教书的那个老师呀! 那情状, 大名似乎久仰。云儒老师嗜酒, 与他的红鼻子一样显名赫赫。我的本家婶娘烤酒当垆, 云儒老师便是最固定的顾客, 几乎每日往沽。一个装过盐水的玻璃瓶, 装满刚好是一斤, 正是他常用的酒器。酒瓶与教材, 俱是云儒老师背包里不可或缺的宝贝。喝了酒, 云儒老师精神倍爽, 讲起课来, 也更生动传神了。

彼时我坐在教室的第三排位子, 对云儒老师的红鼻子与散发出来的米酒味习以为常。废钢管改造的钟铛响过后, 门外接着一声响亮的咳嗽声, 喧闹的同学们立时噤声。云儒老师提着敲钟的锤子进

来了。首先撞进门框的, 是云儒老师绯红绯红的红鼻子, 有时候, 浓冽的米酒味也会如同红鼻子发出的光芒一般, 迅速笼罩整间教室。

学校的一侧, 是一道陡坡。开春后, 坡上便长满不知名的花草, 一片嫩绿中, 点缀些许姹紫嫣红, 煞是好看。坡上一小块平地, 正是大家课间休息的好去处。坡下, 是一条通往花园街上的铺石大路。旧时, 石头冲在雪峰山腹地苗民聚居地与湘西南重镇武冈城之间扼要而居, 设有石阬团, 名气不下于花园街。沿着旺溪山流下来的溪流, 人们筑起了三座石拱桥, 串起两条宽阔的铺石古道, 这两条古道, 正是冲里老人们所所谓的“云贵两省的大路”。小学堂正处在这两条古道的十字相交处不远。

彼时, 我们用毛笔写作业, 每周都有专门的写字课, 练习毛笔字。孰优孰劣, 同学之间亦常比较。我的父辈们书法均佳, 因而时承庭训, 然而由于幼时愚钝, 所书实在不堪欣赏, 常让父辈蒙羞, 因而庭训也便着重于“训”了。

清末国人为何不会奋起反抗

文 / 佚名

有人说是民族问题, 因为清代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但是, 清代晚期以来, 自曾国藩、李鸿章崛起后, 汉族军事力量是抵抗外侮的主要力量, 他们并不因为满族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就不再维护了。在进一步说, 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 在河南还出现过老百姓帮助日军交了国民革命军的枪。所以, 民族问题不是唯一原因。

1840年, 英国对清朝发动鸦片战争。与之前任何一次入侵不同, 面对这次实打实的外国侵略者, 清朝百姓的反映令人诧异。中国百姓根本就没有反抗, 相反, 英军登陆后, 大多数百姓主动向英军出售蔬菜和粮食。英军舰队和清军激战时, 当地民众都在远处围观, 犹如在看戏一般。

其实这种观念的广泛认可还都是在精英阶层的范围, 在广大的平民阶层中也还是个缺乏概念性的东西, 因为这部分人一缺乏教育, 二广受压迫, 三生活困苦, 在现代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以前, 普遍麻木、呆滞, 对于外来统治者只要能让自己生活下去, 除了做顺民之外, 还真找不出什么反抗的理由。

清末面对列强的入侵, 虽然除了国家组织的对抗外, 也有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英勇战斗, 但这没有普遍性, 大部分民众只要自己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害, 还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大清帝国末年, 上层统治集团和下层被欺压的百姓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激烈化。八旗子弟则成了吃喝嫖赌侈糜腐化堕落无恶不作的代名词。圆明园、避暑山庄为代表的皇家系统豪华建筑工程的建造, 足以证明朝廷腐败到了极致!

列强入侵又怎么样? 百姓如鲁迅说的那样该种田得种田, 该做工得做工, 该下煤窑得下煤窑。百姓深知, 这些最艰难最困苦最下等收入最低的活洋人不会抢去做。至于什么光绪皇帝什么慈禧太后什么亲王什么格格命运财产洋人爱怎么抢怎么抢。许多百姓甚至巴不得这些皇族贵族倒血霉, 借此吐吐积在心中的怨恨!

清朝兴旺几百年, 靠的强悍猛烈, 外族入侵到汉族地盘坐天下, 本就是犯忌的事。原来因为利用祖宗强势, 压倒汉人。由于近几百年的一贯制, 其政策腐朽不思进取, 任何改革都被限制, 百姓生活又得不到大改善, 外来侵略又无力抵挡。百姓都看在眼里, 自然对清朝已经厌恶。还谈何为国家出力?

清末,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间自发, 都曾竭力抗击外来侵略, 北洋水师、三元里……但几次大规模抗击外来侵略均已失败告终, 这使得很多有志之士认真思考, 积极寻求拯救民族大业的道路。

